

# 但丁传



---

DANDING  
ZHUAN

---



# 但丁传



DANTON ALIGHIERI  
但丁传

---

DANDINGZHUAN

但 丁 传

[意大利]马里奥·托比诺著

刘黎亭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Mario Tobino  
BIONDO ERA E BELLO

本书根据意大利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1974年11月第3版译出

但 丁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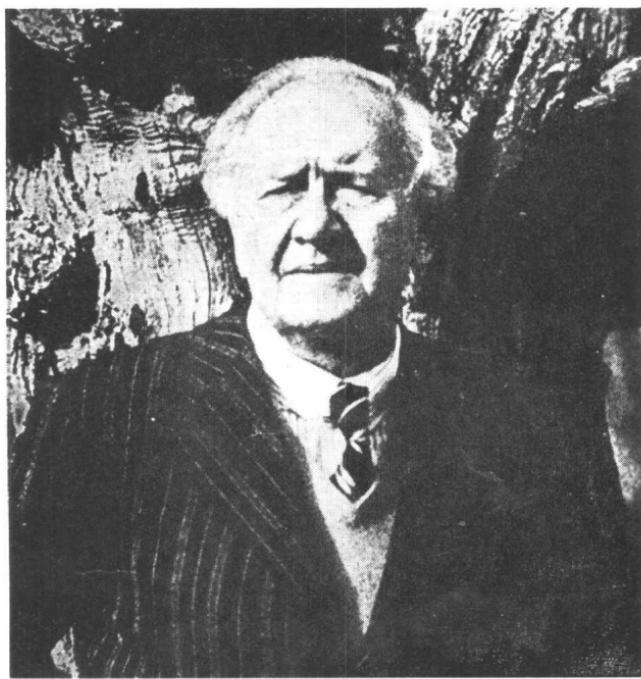
〔意大利〕马里奥·托比诺 著  
刘黎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125 插页2 字数117,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8,000册

书号：10188·535 定价：0.66元



马里奥·托比诺



但丁像

- 一二六五年五月出生在佛罗伦斯①。
- 少年时代爱上一位同龄少女。
- 谙熟俗语。
- 和加佛尔②的友谊。
- 入波罗格那③大学。
- 崭露头角。进入成年。

但丁从小就相信自己，因为他在家里得不到温暖。父亲是放高利贷的，不过这在当时还不算一个可耻的职业。他一直把生父当作陌生人看待；他在许多诗句中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曾作过一番表白，但对父亲却很少提到。老亚利塞利的心思全花在自己的店铺上：他只顾经营产业，回收利息，对儿子漠不关心。

家里人除了姐姐外，谁都没有注意到但丁的非凡命运。早在他的孩提时代，母亲就已去世。

但丁幼时唯一的深厚感情是对那个姐姐。有一次，他生了病，发烧启迪了他的想象力，牵动了他的情怀，使他兴奋起来，他不觉道出了隐衷，几乎将自己那种尚未被诗歌净

化的痴情表露无遗。原来，当时他虽未成年，却已深深地爱上了贝亚德<sup>④</sup>。

姐姐见此情景，忧伤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她守在但丁身边，象母亲一样体贴入微地照料他。后来她感到疲惫不堪，焦灼不安，只好唤来了女邻居。但丁仍在喃喃说着呓语，几乎喊出心上人的名字来；所有那些在场的女人无所措。

除了这个姐姐外，但丁再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

他们的家在佛罗伦斯市中心。母亲死后，父亲续弦了，家里又添了几个孩子。不过但丁仍独住一间小屋，有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可以说，这间陋室是他早期幻想的见证；他犹如一头笼中兽，在瞻望未来时心中感到一种神秘的焦虑，但他并未因此而垂头丧气，而是更加跃跃欲试了。尽管当时他已谈吐不凡，但他仍懂得需要丰富自己的语言；同时他还学习音乐和绘画。

有一天，他脱口吟出一句诗，在这之前，谁都没有教过他作诗：那诗句好象是天神的恩赐，好象是一只脱茧而出的蝴蝶。

于是，一句句诗歌宛如被风吹得满天飞的花粉，在这间斗室的四堵空墙之间飞扬；后来，这些花粉都成了奇葩异

---

① 佛罗伦斯(Firenze)为意大利中部一城市，今译作佛罗伦萨。

② 加佛尔(Guido Cavalcanti, 1259—1300)：佛罗伦斯诗人。

③ 波罗格那(Bologna)为意大利北部一城市，今译作波洛尼亚。

④ 贝亚德(Beatrice, 约 1265—1290)：佛罗伦斯的一个美丽女子。

草。他也正是躲在这间唯一属于自己、唯一可以栖身的斗室里，经受着爱情的冲击，回想着对贝亚德一见钟情的瞬间。

有关佛罗伦斯历史上的一些惨剧，他早有所闻：那时有些人被放逐，老百姓闯进他们的家，又砸又抢，连家具上都溅满了血迹。佛罗伦斯人讲述这些事情时，喜欢使用一种一听就明白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便于抨击罪恶，谴责贪欲和奢望，表达高尚的情操。他们在开口说话之前，先要剔除自己语言中的糟粕，如同煮食螺蛳前要用面粉使其吐出肚中脏物一样。

但丁非常喜爱这种语言，他不仅会模仿，会背诵，而且还会归纳总结，遣词造句，并有自己的看法。这位少年总是囿于四壁之间，苦度寒窗，但所有的人们，即使是家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人们对他所了解的程度，仅限于那次他发烧时当着那些围在四周的女人的面，象温泉一样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贝亚德的爱情而已。

多么值得赞扬的寒窗之苦啊！是啊，一切都应在青年时代准备就绪，春种才能秋收。

人的命运各有不同，每个人都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处境作出抉择。有的人出生在德国，有的人生活在密西西比河畔，有的人有幸和笛卡儿<sup>①</sup>同属一个民族。但丁出生在佛罗伦斯，当时这座城市正孕育着一批天才巨匠破土而出的

---

① 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

条件；它把最伟大的使命赋予了自己的骄子——但丁·亚利基利——：让佛罗伦斯语永留人间，成为整个意大利的通用语。这种语言已不再是拉丁语，不再是律师们的花哨辞令，而是俗语，是流行在大街小巷和下等酒馆里的土话，是出自工匠们的口中、被屠夫们所丰富、由木匠们加以精炼、最后由装饰工匠们润色了的语言。情人们卿卿我我时，就是用这种俗语互诉衷肠的。

但丁就这样怀着信念，默默地掌握着俗语，后来他的理想终于成了人们愿意接受的法则。

佛罗伦斯有位遐迩闻名的诗人，名叫基独·加佛尔，比但丁只大五岁。此人少年英俊，家境富裕，门第高贵，在诗坛上已久负盛名。人们经常邀他赴宴，在各种场合奉承他。

一次，红衣主教拉帝禄作为庄严的和平调解人，来到佛罗伦斯，试图制止一次流血事件。他受到隆重的接待；就连那些佛罗伦斯的名流显贵也都伫立在大广场两侧，夹道欢迎他。加佛尔站在柏吕奈多·拉丁尼<sup>①</sup>身边；拉丁尼知识渊博，通晓世界大事，还是个有名的巴黎通。签名时，加佛尔紧跟在拉丁尼后面，用矜持而高雅的动作，俯身在来宾签到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

① 柏吕奈多·拉丁尼(Brunetto Latini, 1220—1295)：佛罗伦斯诗人，盖尔非派领袖之一。

加佛尔属于基尼才<sup>①</sup>诗派。基尼才是波罗格那人，在诗歌上独具一格，成为当时第一个使用情深意挚的语言赞美那些脸上泛着红晕在草坪上嬉戏、等待着痴情的小伙子们拥抱的少女的诗人。基独·加佛尔常常在城里策马徐行，他那不凡的气度和目空一切的神态，使他更具有一种魅力，令人有高深莫测之感。是啊，人生转瞬即过，能生在名门望族真是福气，只有傻瓜才轻视这点。

可是，但丁却出生在一个小康人家，父亲还是放高利贷的。他仰慕加佛尔，但又不敢接近这位贵族。他也想成为那样的人。一天，但丁浮想联翩，提笔疾书，写成一篇诗歌，大意是他有一位地位显赫的远祖，已经升入天堂，来到上帝身边，和战神马德紧挨着。这位名叫卡却基达<sup>②</sup>的慈祥祖父，对自己的爱孙透露了他个人生活和仕途高升的秘密，诉说了他对人材辈出的佛罗伦斯和在织机旁操劳的金发妻子的思念，并且还预言说，但丁将会成为一位遭受放逐、漂流四海的诗坛巨匠，永远也回不到圣约翰<sup>③</sup>的故乡了。

少年但丁在自己的斗室里完成这首诗作后，鼓足勇气寄给了那位清高的骑士加佛尔。他急切地等待着回音。但当时信件来往很慢。

- 
- ① 基尼才(Guido Guinizelli, 1230/40—1276)：波罗格那诗人，“清新体”派代表人物。  
② 卡却基达(Cacciaguida)是但丁的高祖，妻子姓亚利基利(Aliquiti)，得子后，取名于母姓，后来母姓便成了其家族的姓氏。  
③ 圣约翰(San Giovanni)为佛罗伦斯保护神。

加佛尔以平等的身份，给但丁写了一封回信；他这种豁达的行为，使但丁对他更为崇敬。两个年轻人终于相识了。但丁后来在他的一些诗歌中，颂扬了此事，对加佛尔深表感激之情。但丁历来对自己少年时代铭刻心中的事物忠诚不渝，对自己在那间斗室里幻想的一切深信不疑，因为那些都是用青春的火焰打下的烙印，印痕是那样的清晰，以致使他对自己有了明确的认识。如果说那时他已流露出一定的自豪情绪，使某些人甚感不快，那是因为他已窥见了自己的未来；而他的同代人，大多都浑浑噩噩，只顾恣情纵欲，他们不可能窥见他的心灵，更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

当时的佛罗伦斯，生活不安，社会动荡，人们热衷于明争暗斗。而位于亚平宁山彼麓的波罗格那，却已成为教育的中心，创办了大学；要知道，巴黎直到十九世纪才成为这样一个文化都市。

波罗格那云集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在那学习修辞、法律、演说术，在那里结识渴求知识的志同道合者；这些人在新事物面前无所顾忌，主张人应该尽情享受人间的欢乐，时刻探索人生的法则，实现人类本身的愿望。但丁越过了冰雪覆盖的亚平宁山脉，风尘仆仆，也来到了生机盎然的波罗格那。

他的求知欲十分强烈，各门学科无不涉猎；他闲来没事也近女色，喜欢向她们倾诉衷肠，在她们面前表现自己。

波罗格那的生活使他陶醉；他那高雅奇丽的诗歌，被人们竞相传抄，当地的一位公证人甚至把他作的一首讽刺小

品诗写进自己的记事册里。但丁开始声名大噪。这一切对他来说并非难事，但他同时却日益感到自己面前的路程是漫长而艰巨的。他的学业尚未完成，便回到了佛罗伦斯。原因是他父亲收入不丰，家庭经济渐拮据。

重返佛罗伦斯使但丁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并使他懂得为人之道。那时，盖尔非派<sup>①</sup>和奇伯林派<sup>②</sup>互动干戈，兵戎相见；各大家族之间侧目相视，彼此倾轧，敌对情绪日益加深。目睹现状，他深深地感到，抨击贪欲，建立秩序，给该入地狱的罪人掘墓，为升入天堂的圣人讴歌，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那伟大的志向业已依稀可辨：消除一切社会弊病，由帝国管理世界，由教会培育灵魂。

对但丁来说，法利那<sup>③</sup>、莫斯加、戴奇侯<sup>④</sup>等人的名字也并不陌生，因为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和喻世名言在佛罗伦斯已家喻户晓，广为流传。他觉得，他们不应该被人们遗忘，他们的业绩应当载入史册。佛罗伦斯发生的一桩桩事情，在他头脑中变成了无数生动的故事，终将有一天他要

---

① 盖尔非派(Guelfi)是佛罗伦斯一大政派，效忠教皇，以多那底家族(i Donati)为首。

② 奇伯林派(Ghibellini)是佛罗伦斯另一大政派，效忠日耳曼皇帝，以乌培帝家族(gli Uberti)为首。

③ 法利那(Farinata degli Uberti, 1200—1264)：佛罗伦斯奇伯林派首领。

④ 戴奇侯(Tegghiaio Aldobrandi, 生卒年月不详)：佛罗伦斯盖尔非派代表人物。

把这些故事讲给人们听。

啊，青春多美好！那是思想最活跃、想象最丰富的年代。不久，但丁开始涉足社交界，得到了命运的垂青。

一二九四年三月，加尔·马德罗<sup>①</sup>亲王来到了佛罗伦斯。他由两百名骑士保驾，前呼后拥，那豪华的场面真是前所未见。骑士们脚登纯金的靴刺，身披白色的、蓝色的及其他五光十色的披风；他们从街上走过的时候，老百姓看得眼花缭乱，都以为是画中所见。后来这些场面果真成了佛罗伦斯一些大画家的题材。

佛罗伦斯的贵族们倾城出动，参加欢迎亲王的仪式。但丁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当时已声名大振，他的那些情诗到处被人传诵。

加尔·马德罗和但丁认识了，两人彼此怀有好感。年轻的亲王对但丁十分钦佩，因为他觉得但丁身上具有骑士的风度，音乐家的风格，诗人的气质；他发现但丁是他从未见过的一种人：他的言词既能使人开怀而笑，也能叫人感叹悲泣。可以说，这一时期但丁万事如意，前程似锦，生活对他来说宛如一块熠熠发光的晶莹宝玉，焕发着诱人的魅力；当然，他的内心生活更为丰富。他为了了解盖尔非和奇伯林两派用血写下的纷争史，经常走到老百姓中间去，仔细打听；待他回到自己那间僻静的小屋后，总要任凭想象把自己

---

① 加尔·马德罗(Carlo Martello d'Angiò, 1271—1295)：匈牙利国王。

带进那些历史的场景，重温一遍他所听来的轶事。每当他发现一丝真理的闪光时，就怀着激动的心情，用俗语写下来。他觉得俗语简明易懂，是大众的语言，可以用来表达一切，而且比拉丁语更悦耳，和多斯哥<sup>①</sup>的风光一样秀丽，象乔托<sup>②</sup>的画一样雄伟，如契马布埃<sup>③</sup>所作基督像的肢体一样柔和。他决心向拉丁语告别，使用人人都会讲的语言——俗语——创作诗歌。

但丁发现俗语后，受到了极大的鞭策，身不由己地沿着知识的大道向前走去；他越是深入学习，越是感到自己才疏学浅。对于当时发生的每一个事件，他都要认真了解，从不轻易放过；他也喜欢探讨前人的思想，从不盲从；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十分浓厚，经常观察星象，探索天空的奥秘；对于和他同时代的那些人，他很注意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也经常学习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充实自己的知识；他对神学并不迷信，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就连音乐和绘画，他都从来没有间断过。

但丁就这样怀着伟大的志向，实践着自己的决心和誓言。不知不觉间，他已成年。他觉得自己已经胸有成竹，该付诸行动了。同时他也体会到，等待着他的将是辛劳、流汗和憔悴。不过他现在也已心中有数，他敢断言：阻挡火

---

① 多斯哥(Toscana)为意大利中部一地区，今译作托斯卡纳。

② 乔托(Giotto di Bondone, 1266—1337)：佛罗伦斯著名艺术家。

③ 契马布埃(Cimabue Giovanni, 约 1240—1302)：佛罗伦斯名画家。

山爆发的巨大障碍已不复存在，他心中的热望必将实现——创造意大利语。

——但丁发表了《新生》；晚间和朋友们光顾酒店。

——和福来斯<sup>②</sup>发生诗战，从中引出一些趣谈。

但丁急于成名，写了一本书，题名为《新生》。这部作品用散文和诗歌的形式写成，内容讲的是他本人的一次恋爱经过，收尾时他发誓要成为一个大诗人。书中语言清新，感情真挚，有些情节十分感人，尤其是那些赞美他的情人贝亚德的可爱的诗句，无不打动佛罗伦斯的年轻姑娘及其倾慕者。但丁果真一举成名，成了佛罗伦斯无人不晓的诗人。

他的朋友日渐增多。凡是和他交往的人，除了熟悉他的情诗外，还都了解他的其他长处，知道他能说会道，出口成章，学识非常渊博：上自天文地理，下至音乐绘画。和他呆在一起是不会感到厌倦的。出身贵族的加佛尔虽然为人清高，也很乐意跟他在一起；就连齐诺<sup>②</sup>也不顾路途遥远，经常专程从比斯多亚<sup>③</sup>赶来同他会面。那些比他更富有的佛罗伦斯世家子弟，也常常来找他，拉他一起去寻欢作乐。